

木民爸爸 海上探险记

他们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：
驾驶帆船半路停航，漂洋过海，来到一个神秘的小岛上。
这个巨大的灯塔里安了家。
这个小岛上所有奇怪的事情当中最奇怪的是：
灯塔看守人跑到哪里去了？灯塔上的航标灯什么时候
才能重新放出光芒？



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



托芙·扬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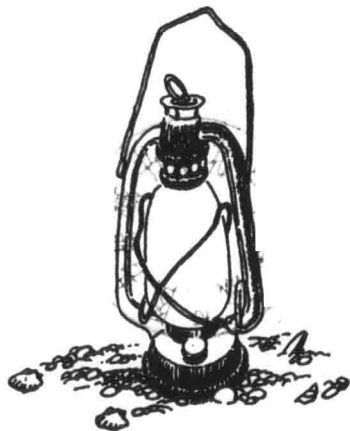
木民爸爸海上探险记

刘海栖 / 主编

[芬兰]托芙·扬松 / 著

绘图

任溶溶 / 译



明天出版社
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民爸爸海上探险记/(芬)扬松著;任溶溶译. 济南:
明天出版社, 2004.4

(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·扬松)

ISBN 7-5332-4367-6

I. 木... II. ①扬...②任... III. 童话—芬兰—现代
IV. I53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3911 号

丛 书 名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·扬松

书 名 木民爸爸海上探险记

著 者 [芬兰]托芙·扬松

译 者 任溶溶

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电 话 (0531)2060055—4710

印 刷 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

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
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150×200mm 32 开

印 张 7.375

千 字 94

I S B N 7-5332-4367-6/1·990

定 价 1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15-2001-034

Pappan och Havet

Copyright © Tove Jansson 1965

First published by Schildts förlags Ab, Finland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
Schildts förlags Ab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- Mori Agency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4

All rights reserve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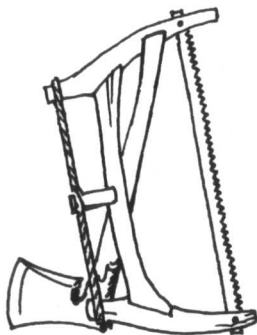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



托芙·扬松

内容简介

无论如何，一成不变的生活总会让人厌倦。木民一家也不例外，他们有时也需要换换环境，因此他们到大海上，住到一个岛上的灯塔里去。木民爸爸、木民妈妈、小木民矮子精、小咪咪，还有追踪他们而来的冰冷的格罗克，在那里面对大风、海浪、各种天气，遇到了许多惊险但也极其不可思议的有趣的事。特别奇怪的是：灯塔看守人上哪里去了？灯塔上的航标灯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放出光芒？



小 岛
北纬 $60^{\circ}7'12''$
东经 $25^{\circ}45'50''$



芬 兰 湾

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



托芙·扬松

TOVE JANSSON

目录

第一章 一家人在水晶球里 1

第二章 灯塔 20

第三章 西风 63

第四章 东北大风 87

第五章 大雾 118

第六章 下弦月 145

第七章 西南风 165

第八章 灯塔看守人 201



第一章 一家人在水晶球里

八月底一个下午，木民爸爸在他的花园里走来走去，有一种失落感。他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因为要做的事不是都已经做好，就是有人在做。

木民爸爸在他的花园里漫无目的地闲逛，尾巴可怜巴巴地拖在地上。这儿下面的山谷热得像火炉，一切东西静止不动，一点灰尘也不扬。这个月份很容易发生森林大火，这个月份要特别小心提防。

他警告了一家人。他一再解释，八月里小心防火有多么必要。他形容了燃烧的山谷、轰轰的火焰、白热的树干，在苔藓底下一路蔓延的火。耀瞎眼睛的火柱冲上夜空！火浪从谷边冲下大海……

“它们啦啦地落入大海，”木民爸爸阴着脸得意地结束他的话，“一切都烧焦了，一切都烧没了。会碰火柴的最小的孩子，责任特别重大。”

一家人停下手头的活儿说：“不错。当然。不错，不错。”接着他们根本不理他，又继续做手头的活儿了。

他们一直都在做着什么事。他们静静地、不停地、专心地做他们一百零一件小事情，这些事情构成了他们的世界。这是他们自己的世界，不受外界影响、什么也加不进去的世界。就像一幅地图，那上面每一个地方都已经被发现，每一个地方都已经住人，再也不留下一点空地方。他们都说：“他总是老一套，谈他的八月森林大火。”

木民爸爸走上阳台台阶。他的爪子照常沾着漆，上来走过地板到他的柳条椅，一路发出唧咕唧咕的声音。他的尾巴也沾上了漆，他觉得像有人在拉他的尾巴似的。

木民爸爸坐下来闭上他的眼睛。地板该重新漆一漆了，他想，那当然是热造成的。不过好漆不该这样一热就融化。也许我用错了一种漆。我搭这阳台是好久以前的事了，是应该重新漆一遍了。不过，首先得用砂纸擦。这个该死的工作做



起来没人会谢谢我。不过，用个大刷子刷上一层光漆，有个簇新的白地板，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在我漆地板的时候一家人可得让让道，走后门。然后我让他们进来，说：“现在好了，瞧吧，你们的新阳台！”……不过现在太热了。我倒想出去航海。干脆到大海上去航行，能去多远去多远……

木民爸爸觉得四肢没力气。他振作起来，点起烟斗。火柴在烟灰碟里继续烧，他看着它出了神。就在火灭以前，他撕了点报纸，把它放到火焰上。这点小火很漂亮，在阳光下几乎看不出来，可是烧得很好看。他仔细地看它。

“又要灭了，”小咪咪说，“再放张纸上去吧！”她正坐在阳台栏杆的影子里。

“噢，是你啊！”木民爸爸说着摇动烟灰碟，直到火完全灭掉，“我只是看火烧的样子。这很重要。”

小咪咪哈哈笑，继续看他。接着，他把帽子拉到眼睛上，要逃避到睡眠中去。

“爸爸，”小木民矮子精说，“醒醒！我们刚扑灭了一场森林大火！”



托芙·扬松

木民爸爸的两只脚爪都牢牢粘在地板上。他勉强强拔出它们。真不是时候。“你说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一场真正的小小森林大火，”小木民矮子精告诉他，“就在你的烟草地后面。苔藓烧起来了，妈妈说可能是烟囱落下来的火星烧着的……”

木民爸爸跳起来，一下子成了个行动果断的人。他的帽子滚下了台阶。

“我们把它扑灭了！”小木民矮子精大叫，“我们当场就把它扑灭了。你一点也不用担心！”

木民爸爸一下子停住。他觉得非常生气。“我不在，你们就把它扑灭了？”他说，“为什么不先告诉我？你就让我这样睡觉，一句话也没说！”

“不过，亲爱的，”木民妈妈从厨房窗子伸出头来说，“我们觉得实在没必要把你叫醒。火很小，只是冒着烟。我正好拿着两桶水走过，走过时只要洒两滴就解决了……”

“走过时，”木民爸爸大叫，“只要洒两滴。只要洒两滴。真的！什么话！没有防备，让火在苔藓底下烧下去！在什么地方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

木民妈妈放下手头工作，带他到烟草地。小木民矮子精留在阳台上，看着他们走开。苔藓上那黑斑点实在很小。

“别以为这么点东西不危险，”木民爸爸最后慢吞吞地说，“一点不是这样。要知道，火会在苔藓底下继续燃烧。在地面上燃烧。过几个钟头，甚至过几天，然后一下子，轰！火在别的什么地方爆发起来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明白，亲爱的。”木民妈妈回答。

“因此我要待在这里，”木民爸爸说，生气地在苔藓上挖掘，“我要守卫在这里。必要时我要通宵守卫。”

“你这话当真……”木民妈妈说了一半，又转而说，“不错。你说得很对。苔藓会发生什么事，谁也不知道。”

木民爸爸整个下午都坐在那里看着那黑斑点。后来还在那黑斑点周围拔掉一大圈苔藓。他不能离开它回屋里去吃晚饭。他当真要大家想，他们惹他生气了。

“你真认为他要在外边待一个通宵吗？”小木民矮子精问道。

“这很可能。”木民妈妈说。

“爱生气就是爱生气，”小咪咪用牙齿咬掉她的土豆皮，



说，“有时候得生场气。就说那些小爬虫吧，他们每一只都有权利生气。不过他生气的办法不对。他不把气生出来，却把气闷在肚子里。”

“我亲爱的孩子，”木民妈妈说，“爸爸知道他该怎么做。”

“我不认为他知道，”小咪咪简单地说，“他根本不知道。我说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大知道。”小木民矮子精只好承认。

木民爸爸用鼻子在苔藓里钻了一个洞，发觉有烟火的焦味。地甚至已经不再热了。他把自己烟斗的灰烬倒进洞里，吹起火星。它们亮了一下，也灭了。他用脚顿顿这要命的一点地方，然后顺着花园走去，要看看他的水晶球。

暮色照常从地面升起，积聚在树下。水晶球周围比较亮些。它放在那里，反映出整个花园，在它那珊瑚座子上看上去非常美丽。这是木民爸爸一个人的水晶球，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闪亮蓝色玻璃魔法球，是这个花园的中心，是木民谷的中心，是整个世界的中心。

不过木民爸爸没有立刻看球。他先看他肮脏的爪子，要

集中起他模糊的、分散的、烦恼的思想。等到他觉得够难过了，便开始看水晶球求得安慰。在这漫长、温暖、美丽然而忧伤的夏天，他每天傍晚都做这同样的事。

水晶球总是凉的。它比大海本身更蓝更清澈，它改变整个世界的颜色，因此它变凉，变得深远，变得奇怪。在这玻





璃世界的中央，他看到他自己，他自己的大鼻子。在他周围，他看到反映在上面变形的、梦幻似的景物。蓝色的地面在里面很深很深。在他达不到的地方，他开始寻找他的家人。他只要等一会儿，他们总是要来的。他们总是反映在水晶球里。

这很自然，因为他们天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。他们总是有事要做。木民妈妈迟早要从屋子厨房那边急急忙忙地出来，到外面的地下室去拿香肠或者黄油，或者到土豆地，或者去拿柴火。她每次这样做，看上去总像是走在一条完全陌生和让人兴奋的小路上。不过你永远说不准，她出来也可能有自己的秘密好玩事情，或者是在玩她自己的游戏，或者就是为了走走而走走。

瞧她来了，在蓝中最蓝的地方像个急急忙忙的白球一样一路跑。还有小木民矮子精，他独自一人。还有小咪咪，悄悄地上坡，更像是什么在动，因为她看不大清楚。她只像是什么东西一闪而过——这东西太独断独行了，不要显露出来。可是他们那些影子看上去小得叫人难以相信，水晶球让他们所有的行动可怜巴巴和漫无目的。

木民爸爸喜欢这样。这是他傍晚的游戏。这让他感到他



们全都需要保护，他们都在只有他知道的深海底下。

现在天几乎黑了。忽然水晶球发生了一件两样的事：一道亮光出现了。木民妈妈在阳台上点亮了一盏灯，这是她一个夏天没有做过的。这是一盏油灯。安全感一下子全集中到一点上面，只集中到那阳台上面；木民妈妈就坐在这阳台上等候她的一家人回家，好让大家吃晚间茶点。

水晶球暗下来，整个儿黑了；那灯是惟一能看到的東西。

木民爸爸还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实在也不知自己在想什么，接着他转身朝房子走去。

“好，”木民爸爸说，“现在我想，我们可以安心睡觉了。危险应该已经过去。不过为了稳当点，天亮时我再去查看一下。”

“哼！”小咪咪说。

“爸爸，”小木民矮子精叫道，“你没注意到吗？我们有盏灯。”

“对，天色暗下来，我想现在是该用盏灯了。至少今天晚上我这么想。”木民妈妈说。



木民爸爸说：“你已经把夏天结束了。夏天真正过去以前，是不该点灯的。”

“那么这就是秋天。”木民妈妈用她平静的口气说。

灯燃烧时啾啾响。它使得一切变得亲切、安全。一个大家熟悉和信赖的家庭小圈子。在这圈子外面是陌生和吓人的东西，黑暗似乎越来越高，越去越远，直到世界尽头。

“在一些家庭里，什么时候点灯该由做爸爸的来决定。”木民爸爸对着他那杯茶嘀咕说。

小木民矮子精照常把他的三明治在面前摆成一排，先是一块干酪三明治，接着是两块香肠三明治，接着是一块土豆沙丁鱼三明治，最后是一块果酱三明治。他无比快活。小咪咪只吃沙丁鱼，因为她有个感觉，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。她沉思着看外面黑暗的花园，她越是想，越是吃，她的眼睛变得越来越黑。

灯光照着青草地和丁香树丛。可等它到达阴影当中，到达格罗克独自坐着的地方时，就暗得多了。

格罗克在一个地方已经坐了很久，连她屁股底下的地面都结霜了。她站起来，拖着腿朝灯光走近一点，这时草像玻

璃破碎那样嘎嘎响。树叶间簌簌响起害怕的细语声，几片叶子?从一棵槭树上抖落到她的肩上。紫菀尽可能远地避开她的去路。蚱蜢一声不响。

“你为什么不吃?”木民妈妈问道。

“我也不知道,”小木民矮子精说,“我们有软百叶窗吗?”

“它们在顶楼上。我们要到冬眠才用得着它们。”木民妈妈又转向木民爸爸说,“现在灯已经点了,你能做一会儿你的灯塔模型吗?”

“哼!”木民爸爸说,“那太儿戏了。它不是真的。”

格罗克又拖着脚走近一些。她看着灯,轻轻地摇摇她笨

